

揚州出土唐代長沙窯
瓷器研究

徐忠文 徐仁雨 周長源 著



文物出版社

揚州出土唐代長沙窯
瓷器研究

徐忠文 徐仁雨 周長源 著



文物出版社

责任编辑：智 朴

责任印制：张 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扬州出土唐代长沙窑瓷器研究 / 徐忠文，徐仁雨，
周长源著. —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8
ISBN 978-7-5010-4362-0

I. ①扬… II. ①徐… ②徐… ③周… III. ①瓷器
(考古) — 研究 — 长沙市 — 唐代 IV. ①K876.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84195号

扬州出土唐代长沙窑瓷器研究

徐忠文 徐仁雨 周长源 著

出版发行 文物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网址 <http://www.wenwu.com>

邮箱 web@wenwu.com

制版印刷 北京图文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9×1194 1/16

印 张 18.5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0-4362-0

定 价 360.00元

本书版权独家所有，非经授权，不得复制翻印

目 录

序 言 / 05

扬州出土唐代长沙窑瓷器研究 / 07

图版目录 / 35

图 版 / 41

后 记 / 295

揚州出土唐代長沙窯 瓷器研究

徐忠文 徐仁雨 周長源 著



文物出版社

封面题字：徐忠文

摄影：王晓涛 张富泉

目 录

序 言 / 05

扬州出土唐代长沙窑瓷器研究 / 07

图版目录 / 35

图 版 / 41

后 记 / 295

序 言

唐代长沙窑以彩瓷最为突出，在唐代晚期的“海上丝绸之路”上，它的产品与越窑的青瓷和邢窑的白瓷皆成为我国对外输出的重要瓷器商品。它与素雅的青瓷、洁净的白瓷不同，有着自身独特的风格，特别是极为靓丽的釉彩与十分丰富的装饰，深受海内外市场的青睐。

长沙窑深处华中腹地，其产品的外销必须依托于交通发达的港口，而扬州正是唐代贸易繁华的国际大港。唐代，扬州有着“扬一益二”的盛名，其交通便利、经济富庶、文化昌盛，国内外众多豪商巨贾、文人墨客、使节学团云集于此，促成了其商品贸易，特别是陶瓷贸易的发达。自20世纪70年，随着城市基本建设的发展，扬州唐城遗址、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瓷器，而长沙窑瓷器及标本占有很大比例。这些瓷器品种丰富、釉彩靓丽、绘画简洁风趣、装饰艺术充满了“洋”味十足的异域风情，这正是唐代“胡风”盛行的真实写照，也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结果。

近年来，国内外出土了大量的长沙窑瓷，如1983年长沙窑遗址的大规模发掘，隋唐大运河安徽段的发掘，印度尼西亚“黑石号”沉船的发现，以及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波斯湾、伊朗、伊拉克和埃及等地遗址中长沙窑瓷的发现，让世人逐渐了解到长沙窑生产、销售的盛况。扬州作为唐代陶瓷贸易的集散中心，是长沙窑瓷重要的转运港口，此地长沙窑瓷器出土量大，质量上乘，许多重要器物皆为世人所共知，如长沙窑瓷王——黄釉褐蓝彩云荷纹罐等。此次扬州博物馆的同志将扬州出土的长沙窑瓷做了系统的整理、研究、出版，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文物是历史文化的载体，私人收藏的文物也是载体中的组成部分。扬州出土的唐代长沙窑瓷器研究著录，既汇集了历年来扬州考古调查和发掘的实物，又面向社会收集了扬州民间流散的实物，互补不足，使藏品数量更多，品种更丰富。同时，还有伴出的其他珍贵文物及标本，如唐青花瓷、波斯陶、铜镜、金银器等，作为丝绸之路著述的旁证；辑录了扬州出土长沙窑的遗址、墓葬调查、采集和发掘信息，以及相关的研究著作。此书对长沙窑的研究从造型、纹饰、装饰技法入手，通过与国内外出土长沙窑产品

相比较，找出长沙窑瓷内销与外销的品种差异，在市场贸易的背景下，探讨长沙窑瓷的经济文化历史价值。另外，本书以长沙窑瓷的销售为切入点，研究扬州唐代“胡风”的历史遗存，从经济贸易、文化艺术、宗教民族等多方面，探讨扬州与波斯之间的友好交往，将长沙窑瓷畅销的历史环境淋漓尽致地展现给读者。

恰逢我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提出，扬州又迎来城庆2500周年，此书以丰富的资料、深入的研究、精美的图片，既为长沙窑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也为扬州城市历史文化研究补上了华丽的一章，更为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增添了新的实证。

有感于本书的翔实可贵，是为之序。

耿寶昌

2015年8月

扬州出土唐代长沙窑瓷器研究

徐忠文 徐仁雨 周长源 著

一 扬州出土长沙窑瓷器概述

扬州历史悠久，其名始于隋开皇九年（589年）。自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以来，已成为长江与大运河交汇处的名城，是南北交通、物资转运的中心。到唐天宝以后，我国经济中心南移，“天下大计，仰于东南”，“赋之所出，江淮居多”。唐代扬州经济、贸易的地位尤显重要，更成为当时中外交通的重要国际港口之一。唐代扬州有“扬一益二”之称，以经济繁荣、文化灿烂名闻天下，这些都从扬州地下出土的唐代文物中得以印证。而这些文物中，陶瓷类文物数量众多、品种丰富、釉色绚丽、纹饰优美，最为引人注目，尤其以长沙窑瓷器最为出彩。

现今我国广东、广西、浙江、福建、安徽、河南、湖北、陕西和江苏等省都出土过长沙窑完整器及残片。从考古资料综合来看，以江苏扬州出土数量最为可观。这些瓷器既有出土于唐人墓葬的，又有出土于唐城遗址的。仅1975年，扬州市西门外一处扫垢山唐城遗址考古发掘中出土的长沙窑瓷器就多达四十余件，还有数百片长沙窑瓷片，现在均藏于南京博物院^{[1][2]}。此外，唐城遗址、古河道、灰坑中常有许多发现，另在窖藏和古河道岸边堆积中也有收获。完整器多来自于窖藏、古河道和唐人墓葬中，而绝大多数残片则出土于唐城遗址或堆积的灰坑中。

扬州市区大型地下建设工程最早始于1973年汶河西路政协所在地的地下工程^[3]，继之扬州市“782”工程（1978年2月在市区东西走向的文昌路与南北走向的汶河路，以文昌阁十字交叉点周围及近靠马路沿线进行的建设工程，包括地下室、地下水道等配套工程，扩宽马路，并在两条马路沿线两侧建商场楼房。其建设工程特点是规模大、耗时长、挖土深、沿线工地密集）。这些工程工地所处位置均属于唐扬州罗城的范围之内。唐代扬州城包括子城和罗城两个部分，城周20公里。子城建筑在蜀岗之上，为官衙集中区，亦称衙城。罗城建筑在蜀岗之下的冲击平原上，亦称大城，是居民集中区和商业密集区。扬州市“782”工程建设工地正处于唐扬州罗城范围之内，是繁华的中心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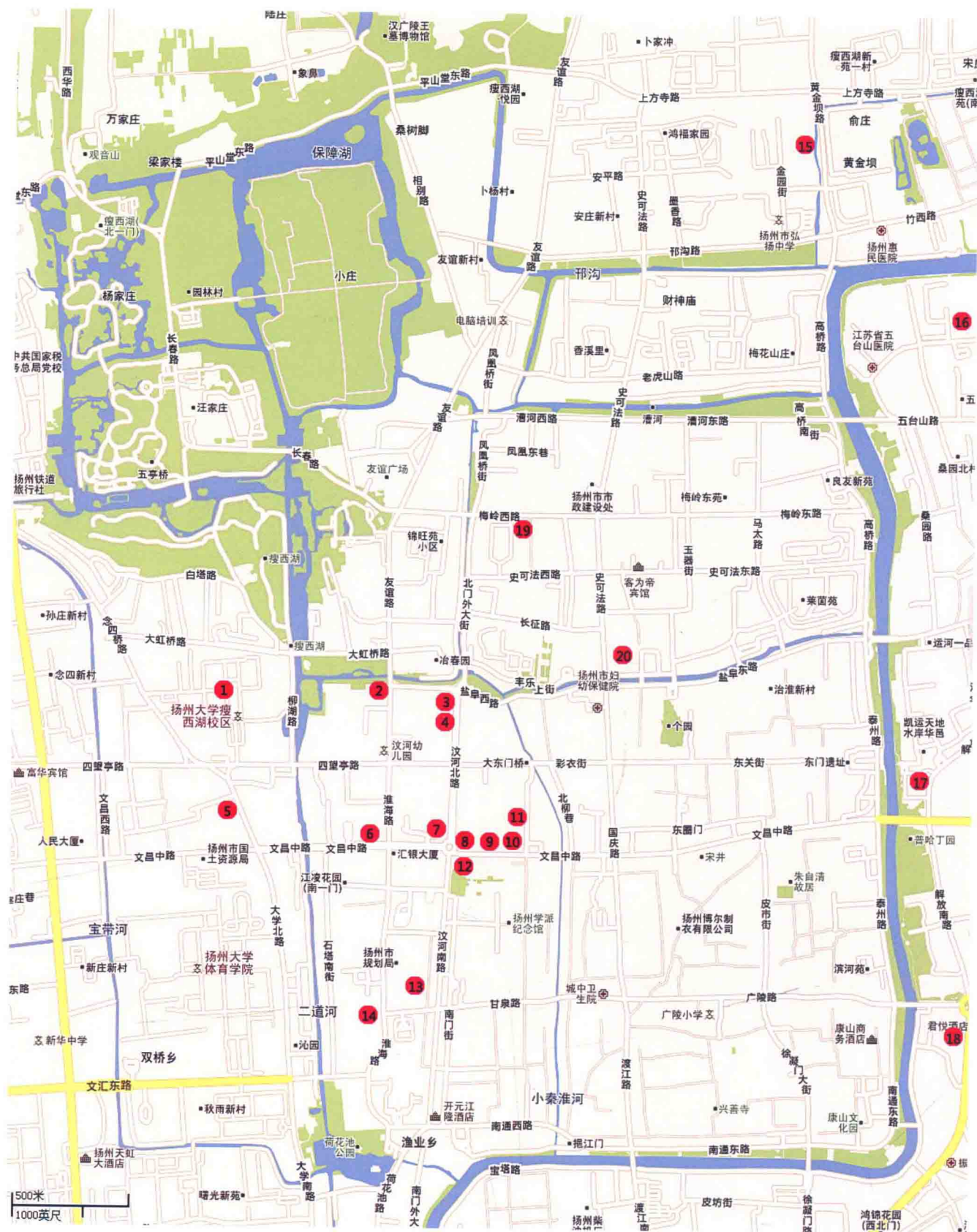


图1 扬州出土长沙窑瓷器主要遗址

因此文物遗存众多，文化积淀丰厚。

唐代扬州城遗址考古调查和考古发掘出土的长沙窑瓷器主要在三元路、文昌路、汶河路和梅岭西路约数平方公里的面积内，其重要集中地点有：文昌阁之东三元路北侧的邮电大楼^[4]、三元商场^[5]、机关五三幼儿园^[6]和珍园招待所^[7]；文昌阁之西文昌路的石塔寺^[8]；汶河路东侧的文化宫^[9]工地；汶河路之北的蓝天大厦^[10]工地；梅岭西路的原扬州教育学院^[11]工地等。综观唐代文化层，多离地表深4~6米左右。在这些区域内共发现三条唐代河道，一座唐代木桥遗址，河道内遗存两条唐代木船^[12]。还清理出唐人建筑遗址和砖井，出土的文物极为丰富（图1）。这些文物主要分为金银器类和陶瓷类（表1）。三元路之北机关五三幼儿园工地窖藏金器，出土有伎乐飞天纹金栳、

表1 扬州出土长沙窑瓷器主要遗址并重要文物一览表

序号	遗址地点	遗址出土重要文物
1	扬大师院	长沙窑众多瓷器及残片、巩县窑白釉青花枕片、咸通十四年石经幢、石造像和寺庙建筑遗物
2	扬大附中	长沙窑青黄釉褐蓝彩菱形纹罐、黄釉褐蓝彩菱形纹罐、青黄釉模贴“冯上”铭双鱼纹壶
3	蓝天大厦	长沙窑铜红釉褐绿彩盒、青釉绿彩“佳合”“油合”、黄釉船形高足杯、青釉褐绿彩花卉动物纹碗
4	蓝天唐井	鎏金银钗、嵌玛瑙银钗、嵌水晶银钗
5	西门贾庄唐井	长沙窑青釉模贴雁纹壶
6	石塔寺	唐代木桥遗迹
7	汶河西路政协	长沙窑黄釉褐蓝彩云荷纹罐、青釉双鸟盏和巩县窑三彩碗
8	机关五三幼儿园	伎乐飞天纹金栳、镂空莲瓣纹嵌宝金耳坠、嵌宝金挂饰、金串饰、嵌宝金戒指等窖藏文物
9	三元商场	长沙窑瓷片、巩县窑白釉青花碗片、三彩陶片、邢窑白釉碗片、越窑青釉碗片及波斯釉陶片
10	邮电大楼	长沙窑瓷器、巩县窑白釉青花盘片、绿釉模贴龙纹碗
11	珍园招待所	邛崃窑羊首褐彩壶
12	文化宫	长沙窑青釉褐绿彩碗与盘、青釉褐斑盂、青釉绿彩云纹盒、巩县窑白釉青花瓷片、白釉壶、白釉绿彩宽折沿盘、三彩炉、金块、波斯釉陶片和伊斯兰玻璃器残片
13	仓巷	长沙窑青釉褐彩模贴人物纹、狮纹壶、巩县窑黄釉绿彩龙首壶、建中三年黑皮陶枕
14	扬州中学	长沙窑青釉莲纹高足杯、巩县窑白釉青花壶残片、三彩凤首龙柄壶
15	东风砖瓦厂	长沙窑青釉绿彩阿拉伯文扁壶、邢窑白釉壶
16	五台山唐人墓葬	唐光启二年河东郡卫夫人墓志
17	凯运天地	长沙窑青釉带流“油合”、唐故李府君墓志并序
18	原月明轩饭店唐墓	长沙窑青釉褐蓝彩拍鼓儿童像、唐大和四年吴氏夫人墓志
19	原扬州教育学院工地	长沙窑瓷片、巩县窑白釉青花鎏足、寿州窑胡人俑、三彩犀牛枕
20	史可法路梅岭大队	“田”铭船形银锭

镂空莲瓣纹金耳坠等十余件金首饰，其中金栉是唐代金器篆刻首饰品的杰出代表。陶瓷类文物中，既有俗称“长沙窑之王”的黄釉褐蓝彩云荷纹罐^[13]，又有靓丽的国产唐青花、三彩，还有舶来品波斯釉陶和伴出的伊斯兰玻璃器残片，其数量和品种都堪称惊人。

在唐代扬州罗城范围内，考古发掘文化宫遗址和大东门遗址时，发现其早、晚地层的出土物不尽相同。早期文化层中出土的瓷器，均为南方青瓷，或以近地宜兴窑产品为主。晚唐文化层出土的瓷器有了明显的不同：其一，数量增多；其二，品种丰富。南方青瓷与北方白瓷共存，在众多的瓷器品种中，似乎长沙窑瓷片数量最多，其中文化宫遗址共有6775片，占瓷器总数的36%，几乎占据扬州瓷器业商品的一半市场。长沙窑瓷器盛行各种模印、贴花和釉下彩斑、彩绘的装饰，吸引大众，而倍受欢迎，从而走上了畅销之路，成为一种外销商品，占有广阔的国际销售市场。通过扬州港并经海上丝绸之路进行国际往来交流是当时的常态。有到日本的（扬州的鉴真大和尚是一个标志性人物），也有到东亚、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人，表明唐代扬州已成为全国陶瓷的集散中心和国际主要通商港口之一。

二 扬州出土长沙窑瓷器的特点

（一）数量多、品种丰富——前所未有

唐代长沙窑瓷器出土数量除产地湖南长沙外，全国以江苏为多，而江苏又以唐代国际贸易都市、“海上丝绸之路”港口的扬州为最。仅举数例，可见长沙窑瓷器之精、之多。

1973年，扬州市政协工地出土了不少唐代文物，其中有三彩碗、三彩盂以及青釉双鸟盃、黄釉褐蓝彩云荷纹罐等^[14]。这不仅是扬州地区，而且是江苏以往出土文物中第

一次发现，特别珍贵的是长沙窑黄釉褐蓝彩云荷纹罐（图2），经笔者在工地亲手清理，完整出土。此罐器口上覆盖木板，内空无物。它出土于墙基旁的地层中，据笔者推测，它是战乱时用来藏匿贵重物品的容器。1992年，此罐经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评定为国宝文物^[15]。

1975年于扬州师范学院、苏北农学院——扫垢山手工业作坊遗址中，考古出土15000多片唐代陶瓷碎片，其中长沙窑彩釉瓷片就有598片，还不包括大量的长沙窑青瓷产品和酱釉标本^[16]。1978年，随着扬州基础建设工程的开展，长沙窑瓷器和碎片有了更多的发现和出土。

1984年，在机关五三幼儿园700平方



图2 黄釉褐蓝彩云荷纹罐

米的工地，共出土唐代瓷片1372片，其中就有长沙窑各类瓷片195片，占出土唐代瓷片总数的14.2%^[17]。

1990年文化宫遗址共出土各种不同种类瓷片18802片，其中长沙窑瓷片出土数量最多，共有6775片，占36%^[18]。

1994年于汶河路西北侧的蓝天大厦工地，在离地表4~5.4米深度出土有唐代陶瓷器、建筑基础和唐代古河道、古井。特别重要的是发现了一处长沙窑瓷器残件的堆积，范围有16平方米，厚约1.4米，由于打孔浇注水泥桩情况特殊，我们只能根据不同的造型、纹饰和釉色采集了具有代表性、普遍性的标本计600多片，而瓷器堆积的数量折合完整器估计有500件之多，且均为单纯的几类长沙窑产品。在扬州，长沙窑产品如此密集的出土，尚属首次^[19]。

另外，在文昌路、汶河路沿线的市人民银行、建设银行、三元商场、纺织品公司、仓巷等工地出土的长沙窑瓷片俯拾即是。我馆马富堃同志在唐城遗址工地内，花数年时间共捡得或购得长沙窑完整器及标本达一百余件，主动捐献给博物馆收藏，其中大部分陈列于博物馆历史陈列室和陶瓷标本室内。此外扬州考古队和原华东区扬州文物培训中心分别发掘出土和征集收藏了相当数量的长沙窑瓷器及标本，都能反映出其数量之多。综合上述比例和数字，扬州出土的长沙窑瓷器，数量相当惊人。

除数量多外，其器型和品种也十分丰富，这又是一大特点，在众多的器型中有罐、壶、枕、盏、碗、盘、钵盂、洗、水盂、水注、油盒、杯、盏托、灯盏、镇纸、研磨碾钵、碾槽和碾轮等门类，品种主要为日常生活用具，还有不少各式各样儿童玩具。

壶，俗称执壶，唐人称为注子，是盛酒或盛茶的器皿。就此大类，壶形不同，大小不同、装饰不同，品种特多。壶型有撇口圆腹、撇口直深腹、撇口橄榄腹、撇口瓜棱腹，还有背水系带的扁壶和横柄壶等。装饰有釉下单色绿彩或褐斑；双色彩绘纹有云纹、花草纹、鸟纹、草叶纹、宝塔纹、莲花纹以及动物纹等；模印贴花纹有椰枣纹、双鱼纹、狮纹、人物纹等，总之其造型、色彩装饰多种多样，题材广泛，品种丰富，为器皿中一大类。

油盒，妇女盛化妆品的容器，唐人称之为“油合”。它有不同的品种，其中盒盖分素面、弦纹、彩绘和书铭数种，盖顶分无钮和有钮两种，彩绘分铜红釉彩和绿彩、褐彩。1963年扬州市平山乡朱塘村出土的一件长沙窑青釉绿彩云纹盒（图3），盒为扁圆形，盖与盒呈子母口套合、平底。内外满施青黄釉，盖面绘绿彩云纹，笔意率意洒脱，线条自然流畅，为一件不可多得的佳品。

扬州出土的油盒，除上文所述的彩绘纹饰外，还有的书写铭文。盖面铭文分“油合”和“佳合”两种。明确为青釉褐彩带流油盒的造型则与众不同，独特罕见，引人注目。此盒是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08年在扬州凯运天地工地发掘，为唐中晚期土坑木椁墓群中202号墓出土文物^[20]，盖铭文为“油合”（图4），从器型来看，有流不像盒，有盖又不像壶或注，而是盒与壶或注的结合体，更趋于实用性。其器型独特，为油盒又增添了新品种；其釉色润泽，像这样的完整器，即便是在产地湖南长沙也难得一见。在《长沙窑》一书中，一件被定为“盒形灯（无盖）”的瓷器（图224号藏品），就其器型、尺寸来看，与扬州唐墓中青釉带流油盒相似，就其名称、用途来看，后说之



图3 青釉绿彩云纹盒



图4 青釉褐彩带流油盒

为“盒形灯”，前说之为“油合”，今从扬州唐墓出土的完整随葬品来看，自名“油合”，用途已十分明确，应以此为准、为正。

综合统计，扬州出土的长沙窑瓷器数量多、品种丰，真可谓前所未有的。

（二）釉彩绚丽、明亮如新——光彩夺目

唐代瓷器以“南青北白”为主流，自从长沙窑发展了釉下彩绘以后，既打破了单色釉的传统，又开创了瓷绘艺术的崭新面貌，对唐代制瓷业产生了巨大影响，事实上与“南青”“北白”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闻名中外。

扬州出土的长沙窑瓷器釉彩丰富。常见的釉色有青釉、黄釉、酱釉、绿釉、白釉等；彩色有褐彩、绿彩、蓝彩等，偶见红釉与红彩；其装饰手法繁多：或单彩，或双彩、多彩交汇；或点绘，或线绘，或点绘、线绘相搭配；或圆斑彩，或圆斑彩和模印贴花结合；或彩绘，或彩绘与刻花相交错。可以想象当时真是给人以灿烂多彩、面貌一新之感。

青色釉下彩绘纹饰先在瓷胎表面涂上一层白色化妆粉，然后绘纹饰图案，再在表面罩上一层淡黄色或青黄色透明的薄釉，所绘纹饰在釉下就显得明亮、清晰、色彩绚丽，加之纹饰潇洒活泼，更显瓷器充满活力，是最适应大众审美需求的商品，具有极其鲜明的地方风格。

同为长沙窑瓷器，在不同的出土地点、不同的出土环境，其保存的现状似乎有所区别。湖南长沙出土的部分器物釉面暗淡、干涩，甚至釉剥；而江苏扬州出土的大部分器物釉面光亮、明艳。究其原因，长沙出土器物可能不少为内销品或落选品，或是所处环境的土质泛红、含酸，对地下瓷器长期腐蚀，而扬州出土的长沙窑瓷器多为外销瓷或精选瓷，或是所处环境为沙土层、黄黏土层或水坑，未受到严重腐蚀或腐蚀极轻，虽埋于地下一千余年时间，至今仍然保持釉彩莹润、明亮如新，可谓光彩夺目。

（三）纹饰线条精练流畅、生动活泼——交口称誉

长沙窑不仅发展了釉下彩，又在彩绘艺术上前进了一大步，可谓独树一帜。

青白釉绿彩壶是长沙窑壶类常见的一个品种，其中有一种看似简单的彩绘纹饰，即以单色绿彩随意绘曲折线条，精练流畅、起伏跌宕、潇洒自如，能表现出似山水、似云

气的图案，富于特色，似有中国画大写意的风格。与此大写意风格完全不同的“青釉褐绿彩花鸟枕”则是写实的代表作，其枕面装饰褐绿彩花鸟纹，小鸟栖于花叶之上而凝视远方，两只小虫飞舞于盛开的花卉左右，草与鸟分别表现静与动，形成鲜明的对比，其画意十分雅趣，而小鸟勾画得尤为逼真、生动，可视为长沙窑的一幅精品画。

长沙窑釉下彩绘除表现于壶、枕外，还表现于盘、碗和罐类品种之上。黄釉褐蓝彩云荷纹罐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西亚人对蓝色情有独钟，此罐就是采用蓝褐色联珠纹，与波斯萨姆王朝工艺上的珠纹相同，组成的云荷纹图案颇有异国风情，构图奇异，别具一格，绘画显示出一种大唐的气势美，这无疑是长沙窑瓷器釉下彩绘的一大特色。

莲瓣形碗内底彩绘题材有莲花纹（图5）、飞雁纹、鹭鸶纹、雀鸟纹，其线条精练流畅，栩栩如生。加之折腰的碗形美、釉彩艳，更锦上添花，倍受人们喜爱。

彩绘不仅表现于绘画上，也表现于书法之中。青釉绿彩“心”铭水盂就是长沙窑书法品种中的佼佼者（图6）。唇口、溜肩、鼓腹、饼足底，器表满施青釉，釉面冰裂纹，沿口外肩部间隔绿彩书三个“心”铭，布局合理、用笔率意、趣味横生。此水盂书“心”铭，意在时常提示使用者静心学习，匠师用心良苦，颇有心意，此器可谓釉彩色正，铭文罕见，是目前所见扬州水盂中之妙品，似乎也是唐代水盂中稀见的书铭艺术品^[21]。

总之，无论是几何纹、花鸟纹还是书法等，长沙窑彩绘都题材丰富，绘画生动活泼，线条简洁流畅，构图准确，既有写意，又有写实，主题突出，可见当时的彩绘艺人具有很强的概括本领和高超的绘画能力，才能达到如此高超的艺术境界，颇有明显的时代风格和地方特色，令人交口称誉。

（四）模印贴花题材丰富、装饰艺术独特——独具匠心

模印贴花是长沙窑瓷器装饰技法之一，它以胎泥为原料，采用模印方法，一次脱模，制成各种单独的花纹图案，而后用泥浆将其粘贴在已准备好的胚胎器身，或流之下，或双系之下，再施彩挂釉烧成，人们谓之“模印贴花”。扬州出土长沙窑瓷器有不同色釉，还以不同色彩绘画来装饰，有点彩、条彩和斑彩，或以点彩组成纹饰图案来装



图5 青釉褐绿彩莲花纹盘



图6 青釉绿彩“心”铭水盂